

# 北宋州桥出土 重现东京繁华盛世

在北宋都城东京，也就是今天河南开封，州桥是城中心一座标志性建筑和御街的枢纽。御街是东京城南北贯通的中轴线，北起皇城正南的宣德门，经过州桥，南至内城正南门朱雀门，并延伸至外城正南门南薰门，七八里长。由于东西向的汴河截断了御街，架在汴河上的州桥，将御街连接起来，成为御街的一部分。北宋年间，东京城的繁华在州桥一带一览无余。“两岸夹歌楼，明月光相射”，“州桥明月”跻身汴京八景之一。

作为东京城胜景的见证者，北宋之后的岁月里，州桥历经重修改建。黄河泛滥导致汴河淤塞日渐严重，明朝末年一场洪水灌城后，汴河与州桥彻底在开封地面上消失。2020年，在开封城考古发掘中，埋藏在地面5米以下的州桥，重新被打捞出来。今年9月28日，国家文物局“考古中国”平台发布河南开封北宋东京城州桥遗址重大考古新成果：北宋州桥重见天日，实证开封“城摞城”，首次揭示了北宋东京城内大运河形态。

## 海马还是天马？

州桥遗址考古成果近日公布。石壁位于河道内侧，从州桥往两侧延伸数十米。石壁由青石条砌成，浮雕刻在青石条表面，像拼图一样拼出瑞兽的画面。目前发掘出的三匹马，头上长着鹿角，腿后有翅膀，形体健美，飞蹄狂奔，马鬃和马尾飘逸在空中，舒展而灵动。三匹马姿态略有不同，前后两匹马首向前，中间一匹则回首瞻望。仙鹤围绕着马振翅飞翔，祥云铺满背景。

石壁由宋代留存至今，纹饰通高约3.3米，总长约25米，构成巨幅长卷。考古工作者判断，一匹马和两只仙鹤应该是一组图案，根据与州桥的距离推测，汴河每侧应该各有四组浮雕图案。

近看青石条，除了最下方六层没有纹饰的素面石条之外，每一块有纹饰的石条都刻着编号，如“坐十二、坐二十”“上十七、土十八”“由十八、山十六”等。编号的第一个汉字，取自古代习字课本中的句子，如“上土由山水，中人坐竹林，王生自有性，平子本留心……”以及《千字文》中的“天地玄黄、宇宙洪荒、日月盈昃、辰宿列张”等。这些编号意味着石条是按次序精准码放的，先由工匠设计，然后每一块都各安其位。



州桥遗址埋藏在五米至十余米深的闹市区地下。  
图/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

“其柱皆青石为之，石梁、石笋、楹栏，近桥两岸，皆石壁，雕镌海马、水兽、飞云之状，桥下密排石柱。”《东京梦华录》如此记载北宋时州桥的样貌，出土的州桥与其高度吻合。《东京梦华录》是北宋灭亡、东京城被金朝占领后，南渡的北宋遗民孟元老之作，细致记录了东京城内街坊建筑、岁时节令、市井生活等方方面面，以怀念东京城往日的盛世。

不过，脚踏祥云、仙鹤环绕的马匹，究竟是孟元老所说的海马，还是天马？郑州大学历史学院院长、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原所长刘庆柱说，他认为更有可能是天马。州桥架在供皇帝出行的御街之上，雕刻着象征天子的天马更符合逻辑，而孟元老误将天马当海马，也并非不可能。虽然壁画保留了北宋原貌，但州桥本身已经不是宋代的样子。出土的州桥遗址是一座单孔拱桥，为明代早期在宋代桥基上建成的。中间略高，向南北两侧呈坡状。而宋代州桥为平桥，桥面不高，下方只能通行平船，明代州桥桥孔则可以通行大型船只。

“刚发掘出来，发现桥本体为明代时改建，大家还是有些失望。”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王三营说，“但随着桥东侧石壁壁画的出土，感觉到是意外收获，经过反复论证，确定是宋代原真遗存，非常高兴。”在此之前，考古工作者对州桥的宋代遗存有所期待，但没想到有石壁壁画如此特别的发现。

如果不是出土了石壁，州桥遗址的命运或许有很大不同。开封城考古最重要的使命是寻找宋代遗存，还原宋都景象。当发现桥体是明代改建时，主管机构主张结束发掘，保留桥体就好了。就在做收尾工作时，河道石壁的一角被意外揭开，随即呈现出前所未见的浮雕长卷。“如果没有宋代原真的遗存保留下来，文化价值跟现在没法相比。”王三营说。



开封州桥宋代石壁浮雕，雕刻着马、鹤与祥云。图/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

## 跨越30年的考古

州桥在1984年就曾经露出过一角，自那之后，地面上立起了一块文物牌：州桥遗址。路人来来往往从中山路和自由路的十字路口经过，很多人都以为遗址本身已经不复存在，文物牌只是一块纪念碑。不想，州桥还完整地埋藏在地下。

年岁较长的老街坊或许见过州桥一面。1984年的那次发掘，是为中山路中段修建大型下水管道做的。文献中对州桥位置有详细的记载，就位于中山路底下。当时，柏油路面被工程人员破开之后，考古工作者用洛阳铲勘探，下探到4.5米深时发现了硬物。他们一连打了6个孔，全都在同一深度触及硬物，初步判定下面是桥面。

工程人员挖到4.2米深时，考古人员接手，用考古发掘手段继续深挖。据《开封日报》记载，当时工程工期紧张，考古人员一开始只有两天时间，两天内清理出了4米宽、17米长的一段桥面。随后又获得了七天宽限，他们知道不可能发掘出古桥全貌，便在桥面中间打了个洞，花了两天抽走地下水后，人从洞中下到桥洞里，坐着充气轮胎，漂浮在淤泥上，察看整个桥洞。

那次发掘后，州桥遗址迅速回填，下水道工程随即展开。考古工作者只留下了一篇《开封古州桥勘探试掘报告》和几张照片。

2014年，中国隋唐大运河申遗成功，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推动了汴河遗址发掘的启动。发掘工作于2018年正式展开，先是发掘古河道，2020年3月开始发掘古桥本体。在州桥、河道和河堤之外，考古工作者在周边也发现了近百处房屋建筑基址、墓葬、水井、灰坑等遗存。可移动文物更是不计其数，瓷片、陶片、砖瓦、铜钱、铁器、玉器、骨器、动物骨骼、玻璃器等达6万余件。从产自众多窑口的瓷器，能看到开封运河航运广泛的辐射范围。

众多零碎的器物摆在眼前，让人们怀想起州桥一带往日的热闹。以州桥为界，往北至宣德门是御街北段，两侧多是官衙和宅邸；州桥往南至朱雀门，是御街中段，两侧是鳞次栉比的店铺。“州桥南头西侧拐角上的遇仙楼正店，结构独特，前为露厅，后有高台，京城人都把它叫做‘台上’，也算得上东京一流的大酒楼。”宋史学家虞云国在《水浒寻宋》里写道。出朱雀门至南薰门为御街南段，位于外城，各类果子交易和纸画买卖相当红火，一些寺观也坐落在这附近。

也有令人心酸的出土遗物。大量人骨遗骸和动物骨骼也躺在地底，人骨遗骸大多散落在明末洪水淤积层下，这意味着，他们都丧命于明末那场致命的洪水。



州桥东侧河道北面的宋代石壁。图/国家文物局

## 沉默如谜地下城

州桥遗址考古成果发布后，浮雕壁画成为最引人注目发现的发现。但郑州大学历史学院院长、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原所长刘庆柱认为，浮雕虽然罕见，州桥遗址最重要的意义却不在于此，而在于其对于北宋都城研究的价值。州桥及汴河遗址的出土，标定了东京城布局的重要坐标，也印证了开封城市中轴线——御街千年未变的事实。州桥在御街和汴河上的特殊位置，使其最终演变成天街上的礼制建筑，对金元明清都城布局都产生了影响。

正因为数百年的黄河泛滥史，开封城考古格外艰难。每泛滥一次，淤泥沉积，开封城就要加高一些。于是，清代开封城、明代开封城、金代汴京城、五代及北宋东京城、唐代汴州城、战国魏都大梁城，六座城自上而下叠压在一起，埋藏在今天开封城地下约3至14米之处，北宋东京城约在10米深的地方。这就是开封独有的“城摞城”现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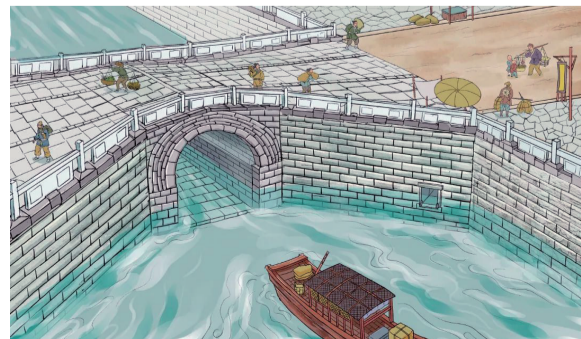
对考古来说，更大的障碍还不是深度，而是水位。开封地下水水位太高，“以前挖个一两米就出水了，没法继续下去。”王三营说。与长安和洛阳等古都相比，北宋东京城的考古开展得极少。新中国成立后，长安和洛阳的考古队就成立了，直到今天一直持续开展考古工作，发掘出了未央宫、大明宫、明堂等重要遗存。而年代更晚的开封城，却始终沉默如谜。

然而最近十年，华北地下水下降，一些市内工程建设时也抽走了地下水，开封地下水水位降低不少，倒是让考古获得了难得的条件。这次州桥考古时，挖到了9米深才到达地下水，考古队在旁边临时挖水井抽水，最深触及13.5米的河道底部。

趁着机遇，开封城开展了一二十项考古项目。大多数发现了明代遗存，宋代遗存只有两处，除了州桥，还有顺天门遗址。顺天门是东京外城西南城门，十年前启动考古，在地下5至9米处，发现了残存1至4米高的城墙，如今也原地修建了博物馆。

对于这座充满未知的地下城，考古工作者还有很多好奇的谜团。王三营说，一个很大的遗憾是北宋皇城至今没有做过考古发掘。皇城遗址基本掩埋在龙亭湖的湖面之下，仅在上世纪80年代清淤时做过一次勘探，发现了明代王府遗址，还没有达到北宋皇城的土层。现在想穿越湖面做考古几乎不可能，揭开这座地下紫禁城，只能等待未来的时机。

据《中国新闻周刊》 倪伟



州桥复原图。州桥始建于唐代，明代时改建为图中的拱桥。图/国家文物局